

孝庄皇后传

她是清朝开国到「康乾盛世」期间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也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位卓越女性。本书全面、详尽地描述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非凡的一生。

XIAO ZHUANG

清太宗孝庄文皇后

她尽心尽力辅佐皇太极、顺治、康熙三位皇帝建立起清王朝政权并统一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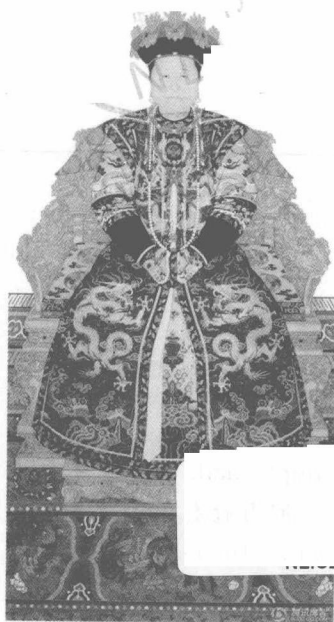


她是科尔沁草原飞出的一只彩蝴蝶

何国松◎主编

孝庄皇后传

XIAO ZHUANG



何国松◎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孝庄皇后传/何国松主编.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01-5110-6

I. ①孝… II. ①何… III. ①孝庄文皇后(1613~1688) —传记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5060 号

书 名: 孝庄皇后传
作 者: 何国松
责任编辑: 王世林
责任校对: 王世林
封面设计: 创品牌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冠宏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5110-6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她是科尔沁草原飞出的一只“彩蝴蝶”，拥有夺目的美丽；她柔润如玉，在后宫中被称为玉妃；她轻易地“俘获”了皇太极，成为皇太极身边的“女诸葛”，在姐姐专宠后宫之时又能自甘平静；皇太极死后，她风韵正盛，成为“太后下嫁”一案的女主角……她是一个握有巨大权力的人，运筹后宫六十余年，政治谋略非凡：皇太极驾崩，她巧妙周旋于皇位争夺者之间，将6岁的儿子福临推上帝位；顺治临终，她又以卓越的政治家眼光选中玄烨（康熙）为大清掌舵人，并尽心竭力培育康熙，授之以做人、治国的机宜，使之成为“千古一帝”——她就是大清王朝的孝庄太后（大玉儿）。孝庄太后历经清太宗、清世祖、清圣祖三朝，尽心尽力地辅佐皇太极、顺治、康熙建立起清王朝政权和统一中国，是清朝开国到“康乾盛世”期间一位关键性人物，也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位卓越女性。本书全面、详尽地描述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非凡的一生。本书笔调清新，雅俗共赏，是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当然，本书并非一本历史学著作，因此，我们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根据行文和读者的需要，合理、大胆地进行了合乎文学规律的再创作和艺术加工，以期给读者带来最大的精神享受和阅读享受。由于学识所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的不当之处自是难免，诚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在此先予致谢。

孝庄皇后传

目 录

- 第一章 少年时光 (1)
- 第二章 出嫁 (20)
- 第三章 皇太极登基 (32)
- 第四章 迎来庄妃时代 (48)
- 第五章 诱降洪承畴 (72)
- 第六章 辅佐幼子登基 (87)
- 第七章 明朝的灭亡 (106)
- 第八章 抵制多尔衮 (117)
- 第九章 顺治亲政 (134)
- 第十章 母子冲突 (160)
- 第十一章 顺治之死 (202)
- 第十二章 扶助康熙成就大业 (222)
- 第十三章 幸福的晚年 (279)
- 第十四章 无尽的哀思 (304)

第一章 少年时光

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姓：博尔济吉特，是蒙古族最高贵的姓氏。这个姓氏源于蒙古族第十世祖先：“孛儿只吉歹斡儿干。”“孛儿只吉歹”，后来译为博尔济吉特，或博尔济锦，都是译音轻重的区别。用先人名字做后世的姓氏，是蒙古族的传统惯例。

博尔济吉特是突厥语，意思是蓝眼睛的人。这些“蓝眼睛人”，肤色微黄，显得格外精神健壮。他们的勇敢、善战，在当时受到普遍地称赞。当其他部落互相间发生战争时，各部落都给博尔济吉特人送礼物，请求他们给予武力支援，以便征服和打败强敌。





孝庄皇后传

XIAOZHUANGHUANGHOZHUAN

后来，成吉思汗（1162—1227年）统一全蒙古，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之后，称自己的家族为黄金家族，所有姓博尔济吉特的兄弟子侄，都成了黄金家族的成员。元朝灭亡之后，博尔济吉特氏被视为成吉思汗的圣裔，仍在蒙古族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被崇拜、甚至被神化。蒙古大汗及各部首领，都尽量选拔博尔济吉特姓氏的人员充当。布木布泰娘家所在的科尔沁部，便一直由博尔济吉特家族控制，部长、台吉等都由博尔济吉特氏的成员担任和继承。布木布泰的先祖、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二弟合撒儿，和哥哥一起度过苦难的童年，一起习武狩猎，长大成人。他自幼身体健壮，勇猛超人，而且箭法高强。合撒儿一心做哥哥的臂膀，承担重任，在征战中屡立奇功，为统一蒙古草原、创建蒙古帝国的大业，辅佐哥哥铁木真登上大汗宝座，做出过重大贡献。

然而，成吉思汗不仅对二弟毫无感激之情，反而出于狭隘的权力独占欲和怀疑心，时刻提防合撒儿功高震主，势大篡权，竟以怨报德，处处压制、排挤，甚至企图谋害这位忠于自己的亲弟弟。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原先分布在大漠南北的各蒙古部族都统一在大蒙古国的统治下，按照“千户”的形式组织起来。成吉思汗遵循他的“黄金家族共同管理兀鲁思（领地、管辖区域）”的原则，由他本人直接统治帝国中央的95个千户，而将帝国的西部封给诸子，东部封给诸弟。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及海拉尔河下游和靠近呼伦湖附近的地方，位居蒙古帝国的东北部边陲（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偏西的地区）。这样，合撒儿及其子孙又重新回到他们远古祖先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分封领地的同时，又分伊尔坚（百姓）。根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诸子分得的百姓是：长子术赤9000户，次子察合台8000户，三子窝阔台和四子拖雷各5000户。而合撒儿只分得4000户。

合撒儿不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不时遭受欺凌和迫害。一个萨满教

巫师和他的六个兄弟，无端地捕捉合撒儿吊打。事情发生后，成吉思汗不仅不保护自己的二弟，反而听信巫师挑拨，拘捕审讯合撒儿，欲置之于死地。幸亏母亲诃额仑闻讯赶来为合撒儿解围，怒斥成吉思汗忘恩负义，伤害一奶同胞。成吉思汗见谋害不成，便背着母亲削减他的部众，仅留给1400户。

合撒儿是一条坚强而有理智的男子汉，当然不会被压倒。他既不气馁、不屈服，也不与长兄进行无益的争斗、仇杀。他像草原的雄鹰，展开双翅，在暴风雨中翱翔。领地虽然偏僻、荒凉，但森林茂密，野兽繁多，很适合狩猎生活。他带领家族成员披荆斩棘，拼搏在崇山峻岭，自春到冬，天天逐猎，以求生存和发展。后人代代如此，自幼生长在鞍马间，人自习战，勇猛健壮，使蒙古族固有的淳朴和勇武性格得以保持和发扬。在蒙古帝国中受压抑的处境，使合撒儿及其后代，一直严谨图治，不骄奢放纵，历练出一代又一代勇于苦战奋斗而刚毅不屈的科尔沁人；也埋下了其后代科尔沁等部与新兴的满洲结盟，反抗昏庸蒙古大汗的种子。

科尔沁，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是内蒙古自治区辖区内的地名。而在历史上，它先是对合撒儿后代的称呼，接着演变成部落名称，后来才成了地名。科尔沁是蒙古语，赞美的称呼，汉译“箭筒士”、“带弓箭的人”。意思是说科尔沁部众都是弯弓跃马的英俊勇士。

这一美称的出现，曾历经漫长的历史过程。合撒儿家族最初仅40人左右，到忽必烈时代，发展到800人。由于合撒儿的后代及部众继承、发扬了他的高超武功和优良传统，到他的十一世孙西古苏台时代，“箭筒士”或“带弓箭的人”，便成了合撒儿领地内所有百姓的共同美称，并进而演变成其部落的名称。而西古苏台便被称为“科尔沁王”。

西古苏台生活在明朝宣德、正统年间。其子孛罗乃，于1466年派遣使者与明朝通好。孛罗乃之孙，即西古苏台的曾孙、合撒儿十四世孙奎蒙



孝庄皇后传

XIAOZHUANGHUANGHOZHUAN

克塔斯哈喇，于1547年率领部分部众，随同蒙古大汗达赉逊汗东迁嫩江下游、绰尔河及洮儿河流域。为了与留居在额尔古纳河的科尔沁相区别，自号：“脑温科尔沁”，即：嫩科尔沁。但一般仍只简称他们为：科尔沁。奎蒙克被尊为该部始祖。奎蒙克二弟巴袞诺颜（官长、首长）继续率部留居原地。因其地处于大兴安岭西北，称所部为“阿鲁（山之西）科尔沁”。

古代蒙古族是以游牧为生的马上民族，经常迁徙流动。但这次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领部分科尔沁百姓，从额尔古纳河流域，越过大兴安岭，向东南迁至嫩江流域，却非同寻常。它在科尔沁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东迁给科尔沁部带来新的生机。他们进入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松嫩平原之后，畜牧业及农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部众也繁衍较快。科尔沁还向嫩江东部扩展，将锡伯和卦勒察收为自己的属部。这样，科尔沁部的领地空前扩大。其地域范围：东及东南隔伊通河、东辽河与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叶赫部为邻，南接盛京（今沈阳）边墙（辽宁法库、彰武边门以北），西南接内喀尔喀蒙古部，西界扎鲁特蒙古部，北临嫩江上游地区。从今日地图上看，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黑龙江和吉林的西部、辽宁的北部，都有科尔沁的领地。这时的科尔沁部，兵强马壮，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奎蒙克长子博第达喇生九子，长子齐齐克直系后代一直担任科尔沁部的部长，后成为科尔沁右翼中旗、前旗之主；布木布泰的祖父莽古斯及其弟明安、孔果尔，系博第达喇次子所生，也都各有领地、属民，后分别成为科尔沁部左翼中旗、后旗、前旗之主；博第达喇之弟诺门达喇后来成为科尔沁右翼后旗之主；博第达喇的其他儿子又分出札赉特一旗、杜尔伯特一旗和郭尔罗斯前、后两旗。以上统称科尔沁10旗。

蒙古东迁改变了东北地区的力量对比。原来是女真人势盛，与明朝对峙，明辽东守将尚能勉强应付。而从此以后，除女真之外，又增加十余万强劲的蒙古铁骑，不时骚扰，致使明朝立即陷入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蒙

古与女真联合进犯辽东，进一步削弱明朝实力，给新兴民族——满族的兴起以有利契机。

蒙古东迁，踏出了一条新的科尔沁蒙古贵族与满洲贵族之间联姻的通道，预示了66年后出生的本书主人公的归宿。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布木布泰出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属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浩日彦艾力嘎查的蒙古贵族世家。父亲是莽古斯的独生子宰桑贝勒。布木布泰有四个哥哥，大哥乌克善，二哥察罕，三哥索诺木，四哥满珠习礼；还有一个姐姐海兰珠。她是宰桑贝勒最小的女儿、掌上明珠，得到全家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关爱。



我国东北，是满族发祥地，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到明代，人口较多的有汉族、满族先世女真族、蒙古族以及朝鲜族。

满族先世女真族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商代的肃慎。唐代称靺鞨，



孝庄皇后传

XIAOZHUANGHUANGHOUSHUAN

世居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以及长白山麓。辽代女真逐渐强盛。1115年，以女真完颜部为核心，建立金国，并于1125年、1127年相继灭辽和北宋，统治中国北部。留在东北的女真人，到明中期，分为建州女真（包括长白山等部）、海西女真、东海女真等三部。明初至明中叶，女真族曾逐步南迁：建州女真原居牡丹江入松花江口东西两侧，后南迁至东起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至鸭绿江边，西抵辽宁省抚顺，北界松花江上游，以浑河、苏子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海西女真主体部分原居于以今呼兰河为中心的松花江中游地区，后逐渐南移，形成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大部，分布在开原、铁岭边外，东北临东海女真和朝鲜，东南与建州女真接壤，西与科尔沁、郭尔罗斯蒙古部落为邻；东海女真个别也有南迁和内附的，但大多数仍留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松花江下游地区。后来其中一部分被建州统一，另一部分则成为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民族。

蒙古族是成吉思汗势力强盛时大量进入东北地区的。1368年元朝灭亡后，其在东北的主力败退，残部归降明朝，朱元璋在蒙古族较为集中的嫩江下游、洮儿河流域设立朵颜、泰宁、福余等兀良哈（意为森林居民）三卫，进行管理。“三卫”于明正统、宣德年间陆续南迁至喜峰口等长城边外及靠近锦州、北镇、铁岭、开原等地区。后逐渐被东迁的喀喇沁、内喀尔喀及科尔沁等蒙古各部融合。

蒙古与女真相邻而居，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明朝初年，就有一部分蒙古人进入并附属于女真部落而居。女真人也有因生活困苦，到蒙古人家中充当庸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本人，就曾在蒙古部劳作。至于彼此通婚，更是常事。海西女真四部中，至少叶赫、乌拉、哈达三部，都是与蒙古相互融合、通婚而形成的女真部落。他们的始祖明文记载自己是“蒙古人”或“蒙古苗裔”。建州大首领李满住的三个妻子中，蒙古妇女居其二。

建州女真与科尔沁部首领之间的联姻，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时起逐渐频繁。它对满蒙联盟起了积极作用，并留下深远的政治影响。

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

嗣徽彤管著，绵泽砺山申。

设候严喧沓，清尘奉狩巡。

敬诚堪爱处，未忍视如宾。

这首诗是乾隆皇帝巡幸科尔沁部时所写的，诗中乾隆皇帝对历代姻亲的科尔沁部蒙古王公贵族，不忍以臣子和宾客相看，似乎很有一家人的感情。这表明了清朝皇室与蒙古各部，特别是科尔沁部落之间密切的联姻关系。

以联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是古代王朝、部族之间采用的一种手段。提到中国古代的“和亲”或“联姻”，人们马上会想到汉代的昭君出塞，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她们对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和好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了特殊作用，其事迹和贡献已经成为了千古流传的佳话。清代的满蒙联姻与汉唐“和亲”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一种特殊的或者非常时期的个别政策，满蒙联姻具有规范的制度性。满蒙联姻不是一两个女子，而是一大批人，而且满族与蒙古族的姻亲关系保持了三百多年。清朝皇帝掌握着皇室及宗室王公子女的婚配权，以指婚的形式决定他（她）们的婚姻。皇子皇孙及宗室王公子弟的婚配，是由皇帝或者太后从八旗中选出的“秀女”指配，有时也择取蒙古王公的女儿成婚。皇女、皇孙女及宗室王公的女儿，则由皇帝（或太后）择取八旗及蒙古王公的适龄俊秀子弟，指配聘嫁。满族帝王之家的这种指婚制，从清入关前一直实行到清末。正是这种姻亲关系，对中国北方这两大尚武勇悍民族的长期和好、对清廷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满蒙民族



孝庄皇后传

XIAOZHUANGHUANGHOZHUAN

之间的长期通婚，人数众多，又繁衍了更多的具有满、蒙民族血统乃至含有汉族血统的混血后裔，对于民族融合，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据史料统计，努尔哈赤时，同漠南蒙古联姻共 39 次，其中同科尔沁部联姻竟占 11 次；皇太极时，同漠南蒙古联姻共 41 次，其中同科尔沁部联姻竟占 18 次之多。科尔沁王公之女先后有 19 人做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皇后、妃子。从这些数字可以得知，科尔沁部与清皇室联姻时间最早，次数最多，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地位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而在清朝则是双方互相嫁娶，而且从清开国之前一直延续到清末不断，即所谓的“北不断亲”。为了使这种联姻关系固定化，清朝还建立了“备指额驸”制度。即规定在内蒙古的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敖汉等归顺较早的 13 个旗内，于王公贵族的嫡亲子弟及公主格格子孙中，挑选 15 岁以上 20 岁以下，聪明俊秀者，将其衔名年龄注册登记后，于每年十月报送中央的理藩院备案。这些已上报姓名的蒙古青年，由其父兄于年节到京向皇帝请安时，各自带来，以备清皇室选为公主格格们的夫婿。在全国众多的蒙古部落中，被指定实行备指额驸制度的仅有 13 个旗，其中科尔沁部即占五旗，可见在这个制度下，科尔沁部是得天独厚，享有殊荣的。

满族与蒙古族的联姻又以科尔沁部和爱新觉罗家族联姻为主，这一传统是努尔哈赤开创的，更具体地说是从九部联军伐满的古勒山战役之后开始的。军事打击胜利后，努尔哈赤采取了怀柔政策，将俘虏的科尔沁部首领赐锦衣战马优待放还。第二年，明安向努尔哈赤遣使通好，努尔哈赤亦崇礼相待，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辅以恩威并施政策，使得科尔沁部逐渐向自己靠拢。明万历四十年（1612 年），努尔哈赤听说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见努尔哈赤主动认手下败将为岳父，受宠若惊，立即解除了女儿与别人定下的婚约，亲自送自己的女儿去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以礼亲迎，大宴成婚。科尔沁明安贝勒

便成为蒙古各部第一个与建州女真建立联姻关系的封建王公。这件标志性的政治联姻对后来影响非常深远。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又纳科尔沁部贝勒孔果尔之女为妃。自此，清皇室与科尔沁部的蒙古封建主开始了联姻。这种关系从清朝开国之前一直延续下来，双方互相嫁娶不断，由此揭开了双方友好睦邻的新一页。

与此同时，双方在军事行动上的协助也已开始，清军八旗劲旅的金戈铁马曾助科尔沁部打退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进攻，科尔沁的铁骑洪流也为清王朝统一女真、征服蒙古、讨伐明朝的战争立下赫赫功勋。到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科尔沁部已在各蒙古部落中率先归附清朝。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清朝开始对蒙古各部首领授官封爵，并推行盟旗制度。科尔沁部十旗组成哲里木盟。会盟地点定在今兴安盟科右中旗西哲里木之地。这标志着清朝与科尔沁部双方君臣关系的最终确立。正如《清史稿》所记载的，联姻使“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在清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科尔沁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与清军一起披坚执锐，横刀跃马，驰骋疆场。“如亲征噶尔丹，及剿策妄阿喇布坦、罗布藏丹津、噶尔丹策凌、达瓦齐诸设，扎萨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

满蒙通婚联姻，作为清初统治者笼络蒙古各部落封建主的怀柔政策之一，并非对科尔沁部独有。除重点与科尔沁部联姻外，太祖太宗时期也重视与漠南蒙古其他各部的联姻。随着漠南蒙古各部相继归附，满蒙联姻范围逐渐扩大。从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至清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漠南蒙古对后金的归附，由努尔哈赤时的四部，骤增到皇太极时的22部。对来归的蒙古各部，皇太极及时在他们中间选择额驸（即驸马），以增强其归附的牢固性。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是皇太极将次女下嫁给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儿子额哲。虽然



孝庄皇后传

XIAOZHUANGHUANGHOZHUAN

在争夺控制漠南蒙古各部的斗争中，皇太极和林丹汗处于敌对的立场，但是林丹汗毕竟是大汗，在蒙古各部中处于“正宗”地位。因此，当林丹汗败亡、其子额哲归附后，皇太极毫不犹豫地把固伦公主马喀塔许嫁给他。其娶婚仪式之隆重，赏赐物品之丰富，均前所未有的。由此清太祖、太宗时期的满蒙联姻呈现出互相嫁娶的特点。娶蒙古王公之女为后妃，使蒙古族女子离开草原，走进清朝宫廷和王府；而公主及宗室女下嫁蒙古王公贵族，使满族皇室之女离开宫廷，步入草原。从此时起，这种“北不断亲”的政策为清统治者所长期奉行。也从此时起，这种联姻逐步形成制度。皇帝掌握着皇族之女的婚配权。通过缔结婚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成为这一家族的“家法”。努尔哈赤之侄大贝勒阿敏、皇太极之弟阿济格就因私自为女儿或弟弟择姻而受惩处。

满蒙通婚联姻和对蒙古王公贵族加官晋爵，是清朝统治者笼络蒙古各部的怀柔政策。在这两方面，科尔沁部在蒙古各部落中都居于首位，而科尔沁中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莽古思家族。

在清代，蒙古族皇后共有六位，其中四位出自科尔沁部，而且皆属莽古思家族，即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清世祖废后和孝惠章皇后。三代人出现了四位皇后和多位皇妃，这在清代乃至古代都非常罕见。前面已经提到，科尔沁部的莽古思、明安本是兄弟，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与女真族叶赫等部联合抗击努尔哈赤，兵败后归顺。在明安的女儿嫁给努尔哈赤后，满蒙联姻开始，莽古思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将自己的女儿、寨桑的妹妹哲哲嫁给皇太极，此女即后来的孝端文皇后。寨桑的母亲清人称之科尔沁大妃，在天聪、崇德年间，曾数次往盛京朝觐。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她的女儿正位中宫。次年皇太极追封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立碑于墓。封大妃为和硕福妃，她去世于顺治初年。寨桑的妻子名博礼，清人称之科尔沁次妃，曾伴其婆母多次往来于科尔沁草

原和盛京之间，当然这其中亦有促进满蒙联合的政治目的。寨桑夫妇去世后，顺治帝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追封寨桑为和硕忠亲王，博礼为和硕贤妃。其孙和塔遵旨立碑于他们的长眠之地。

莽古思家族的第二个皇后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孝庄文皇后，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年）寨桑将13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皇太极。布木布泰第一次见到皇太极和多尔衮，就早已芳心暗许。布木布泰虽然对多尔衮的莽撞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蒙古草原要有他那样勇猛的英俊男子该有多好啊！那位英气逼人的中年男子也不错，但那是姑姑的丈夫。布木布泰甚至有点向往白山黑水的沈阳了。

就在遇见皇太极兄弟的那天，布木布泰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姑姑哲哲，即皇太极的大福晋。在寨桑府邸，娇羞的布木布泰赖在姑姑怀里撒娇时，不时地瞟一眼姑姑身后玉树临风的多尔衮。

宴会结束后，布木布泰带着多尔衮在科尔沁草原上散步聊天，调皮的小格格因羞涩而显得文静、谦和。那个下午，两个年轻人相谈甚欢。当天傍晚，依依惜别的多尔衮消失在布木布泰含情脉脉的目光深处。两个孩子太小，谁也没发现他们的相处有什么异样。

后金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寨桑又将孝庄的姐姐嫁给皇太极，此女于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封关雎宫宸妃，最受皇太极宠爱，不幸早逝，死后追封敏惠恭和元妃。到顺治八年（1651年），寨桑长子科尔沁和硕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之女、孝庄的侄女，被清世祖顺治册为皇后，后来被废，降为静妃。顺治十一年（1654年），寨桑次子察罕的儿子、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将两个女儿都嫁给了顺治。姐姐被册为后，即孝惠章皇后；妹妹封为妃，即淑惠妃。推算起来，这两姐妹都是孝庄的侄孙女了。这样的联姻，呈现出一些复杂的情况。明安和莽古思是亲兄弟，却分别将女儿嫁给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孝端与孝庄、



孝庄皇后传

XIAOZHUANGHUANGHOZHUAN

宸妃本是姑侄两代，却先后同嫁了皇太极一夫；顺治与绰尔济本是姑舅表兄弟，却娶了他的两个女儿为后、妃。这种通婚联姻尽管从今日风俗看来不合伦理，但在当时的满蒙礼俗看来完全正常。

科尔沁部女子嫁往清宫的同时，清朝皇室的公主和格格也下嫁科尔沁部蒙古王公。清代的皇后之女封固伦公主，嫔妃之女和由中宫抚养的宗室之女封和硕公主。宗室中有封爵者之女皆称格格，其中亲王女称和硕格格为郡主，郡王女称多罗格格为县主，贝勒女亦称多罗格格为郡君，贝子女称固山格格为县君，镇国公和辅国公女称格格为乡君。其他宗室女皆谓宗女。把清皇室的女子下嫁给蒙古王公和贝勒是清皇室加强与科尔沁部联姻关系的另外一项重要制度，也就是前文讲过的“备指额驸”制度。额驸是满语，即汉语的驸马，是对公主和格格丈夫的称呼。固伦公主之夫称为固伦额驸，和硕公主之夫称为和硕额驸；格格之夫依次称为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君额驸、乡君额驸。

不管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出于家族利益，清初下嫁给莽古思家族的公主与额驸实际上血缘关系非常近。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

寨桑的三子，孝庄的三哥叫做索纳穆，他在皇太极执政期间，曾经率领自己的蒙古骑兵，帮助清军击败蒙古察哈尔部，并且在多次伐明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不幸病故于军旅之中。清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太宗皇太极把他的第三个女儿固伦端靖长公主下嫁给索纳穆的儿子奇塔特，并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赐予固伦额驸仪仗。并且颁发了极为隆重的奉天诰命追述他父亲的战功并对他给予勉励：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曰：自开辟以来，有天下者，女称公主，所以昭玉叶之贵；婿称驸马，所以示推爱之谊。自古迄今未常更也。今朕即大位，爰仿古昔定诰封驸马之制。兹尔奇